

草莽英雄^上

高陽著





ISBN 957-39-0112-9



00360



9 789573 901129

© 1990 THE VISTA PUBLISHING CO.

高陽著

早莽英雄

草莽英雄

高陽作品集 B ⑥

作 者	高	陽
發行人	沈	登 恩
出版者	遠 景 出 版 事 業 公 司	
	台 北 郵 局 7 — 5 0 1 號 信 箱	
郵 撥	0 7 6 5 2 5 5 — 8	
電 話	(0 2) 2 2 5 5 3 5 2 2	2 7 5 4 0 6 9 6
傳 真	(0 2) 2 2 5 5 3 5 8 8	2 7 5 4 0 6 9 1
香 港	田 園 書 屋	
總 經 銷	九 龍 西 洋 菜 街 5 6 號 二 樓	
印 刷	紅 藍 彩 藝 印 刷 股 份 有 限 公 司	
	台 北 市 西 園 路 二 段 2 8 1 巷 3 號	
定 價	全書二冊新台幣360元•港幣120元	
初 版	1 9 8 7 年 2 月	
八 版	1 9 9 8 年 2 月	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0105 號

遠景版權・翻印必究

ISBN 957-39-0112-9

法律顧問：世紀聯合法律事務所 尤英夫律師

「高陽作品集」自序



從事歷史小說寫作以來，二十餘年心血所積，得書若干；計字又若干？說實話連我自己都不甚了了，約略而計，出書總在六十部以上；計字則平均日寫三千，年得百萬，保守估計，至少亦有兩千五百萬字。所謂「著作等身」，自覺無忝。

上下五千年，史實浩如煙海，所以我的小說題材，永遠發掘不盡；更堪自慰的是，以臺灣為中心的世界華人社會，無一處沒有我的讀者。有些讀者獎飾之殷，期勉之切，在我只有用「慚感交併」四個字來形容心境。

行年六十有五，或許得力於凡事看得開；更應慶幸於生活在自由自在、不虞匱乏的大環境中，所以心理與生理兩方面，可說並未老化；與筆續盟、廿載可期。不過今後的筆墨生涯，一方面從事創作；另一方面亦須整理舊稿。新作單行本將僅交由聯經及遠景兩家出版事業公司印行。

與遠景出版事業公司合作的開始，在個人的創作歷程中，是一塊很重要的里程碑；更是一種極愉快的經驗，特綴數語，敬告讀者。

是為序。

• 序 自 •

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九月杪

嘉靖二十六年六月，日本的貢船，同時也是「勘合貿易」船，到達明朝唯一開放給日本的寧波海口。共是四艘雙桅大帆船，六百名身分極其複雜的日本人——其中大部分是日本九州西南，如長崎、薩摩、大隅一帶的海盜；中國人叫他們「倭寇」。

日本執政的將軍義晴所遣的正使策彥周良，照例向寧波的地方長官申請入口，繳驗「勘合」。這是永樂初年的約定，日本來中國的貢船與商船；中國去日本的使節船與商船，都須攜帶禮部製定的勘合，每船一道。中國船所持的是「日」字號；日本所持的是「本」字號。策彥周良呈驗的勘合，乃是嘉靖十九年所新頒，從本字一號到四號，與底簿所載，完全相符。

此外不符定制的地方就很多了。第一、規定十年一貢；上次貢期是嘉靖十八年，應該在十八年再次入貢，如今來早了兩年。

其次，船與人都有限制。最早的約定是：「船止二艘，人止二百，違例即以寇論」；宣德七年「又申定要約，人毋過三百；舟無過三艘」。現在船多了一艘；人超過一倍。寧波的地方官，不敢擅自作主；星夜飛報杭州的浙江巡撫朱統。

朱統是蘇州人，而秉性剛強；朝廷將他由南贛巡撫調任浙江，並「提督浙閩海防軍務」，就是因為他勇於任事，特賦以防止倭患的重任。到任一年以來，他已深知倭患所以猖獗的緣故，所以一面斷然拒絕策彥周良的要求，命他即時回國，到後年再來；一面飛飭「福建都指揮僉事」盧鏜，對雙嶼地方，嚴密戒備。

果然不出朱統的意料，策彥周良不會率船回國，而是改投雙嶼暫泊。

雙嶼是寧波外海的一個小島，本來是海盜盤踞之地；而從嘉靖初年，廢止「寧波市舶提舉司」，停止了中國與日本的貿易以後，雙嶼就成為走私的中心。其中的大私梟有兩個，各領一幫，一個叫李光頭，是福建人；另一個叫許棟，是徽州人。許棟的勢力又大於李光頭；主要的是因為許棟有個極得力的副手，籍隸徽州績溪的汪直。

當策彥周良在寧波投文時，汪直就在他船上。朱統之必然拒絕貢船入口，早在汪直計算之中；所以通知一到，立刻為策彥周良作嚮導，引船到雙嶼下碇。四船私貨，包括數千把削鐵如泥的「倭刀」在內的商貨，自然亦都由許棟和汪直經手了。

但是，儘管許棟和汪直，好言慰問，刻意交歡；策彥周良却總不肯讓汪直卸貨。因為貨色一交出去；貨款却不知何日可以收回？

「你請放心！」汪直拍胸擔保，「你在這裏玩一年，明年再請入貢。那時候貨款都可以收齊了；你要辦的貨色也可以辦齊了。包你一回去就會受『將軍』的重賞。」

策彥周良閉目垂首，不置可否。汪直的「甘言」可以打動別人的心，對他卻無用處，因為瞭解汪直的口蜜中隱藏著腹劍；更因為以他的身分，修養與使命，不能與汪直同流合污。

「我要與副使商議。」策彥周良終於有了答覆，「八年前，碩鼎君遇事都先與我商議；我很佩服他，應該照他的方法去做。」

八年之前，策彥周良曾經由寧波經杭州、蘇州、南京、揚州，循運河直達通州；再起早經天津而抵達京城。那時他是湖心碩鼎的副使。

從永樂以來，日本遣派到明朝的貢使，國書上雖稱「日本國王」，實際上是將軍的使者。這一名不符合的情況相沿成例，是出於國際上一個罕見的錯誤——惠帝在位時，朝廷不瞭解日本自源賴朝開創「鎌倉幕府」，天皇大權旁落；已有兩百年之久。因而誤以室町幕府的第三代將軍足利義滿爲「日本國王」，賜以璽書。足利義滿精明有爲，爲了貪圖與明朝展開貿易的大利，樂得將錯就錯，以日本國王自居。這樣，遣派明使的全權，亦就歸於將軍了。

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，遣明的正副使，都由「京都五山」的僧侶中遴選。所謂「五山」之山，指寺而言；而京都五山則實有六寺，按等級依序爲天龍寺、相國寺、建仁寺、東福寺、萬壽寺之外，另以南禪寺冠於五山之上。策彥周良就是南禪寺的僧侶；選派僧侶充任貢使，不僅因爲他們與室町幕府有特殊的關係，而且也因爲他們是「讀書人」，優於學問，長於文筆、精於應對，同時了解明朝的國情。

策彥周良是第二次充任貢使，對於明朝的國情自更了解；尤其是對於他本身及他所要維護的幕府的利益，格外清楚。中國是禮義之邦，即使自以爲「天朝大國」，有時自大得可笑，但懷柔遠人的政策，却是亘千年而不變的。他記得嘉靖十八年初度奉使，一到寧波便被延入「嘉賓館」；地方長官大排筵宴，幾無虛日。北上之時，沿途都有周到的照料；到京住在「會同館」，呈遞國書、覲見皇室之後，接著便是賜筵、賜珍物，以及達官貴人的豐盈餽贈。

正式的任务，便是這樣輕而易舉；然後就都是自己的事了。在會同館就可以將帶來的貨物，待價而沽；當然，刀劍之類作爲貢品，其實是商品，一經繳入兵部武庫，不愁戶部不發優厚的代價。

歸途中樂事更多，除了自由貿易以外，還可以飽覽名山大川，訪問文人墨客。中國有句古語：「讀萬卷書，行萬里路」；在策彥周良看，唯有入明的萬里之行，才真是不虛此行。

可是，策彥周良此時的感想，却是深悔多此一行；在去留兩難，焦灼無計之際，唯有期望副使能籌得一條善策。

他的副使選自相國寺，法名釣雲。

「都只爲當時存着僥倖之想，以爲明朝不至於堅持十年一貢的約定，必能通融。如果受命之初，能多想一想，萬一不准入境怎麼辦？又何至於有今天的煩惱？唉！」

「正使亦不必過於自責。麻煩已經惹上身了，只有想法子應付。」釣雲沉吟了一會，用極其自信的語氣說：「今日之事，絕無回國之理！勞而無功，不但對幕府及各地諸侯，無法交代；只說四條船上的人，徒勞跋涉，肯甘心嗎？」

策彥周良默然。考慮久久，覺得釣雲所說的「絕無回國之理」，無可更易。但是不回國又如何呢？「在這雙嶼待一年，」他問，「明年再僥倖一試？」

「是的。我想明年一定可以如願。」

「就算能如願；這一年又怎麼辦？莫非真的將可以公然貿易的貨物，當私貨出手？」

「我看，」釣雲很直率地答道：「恐怕非這麼辦不可了。」

「貨款呢？收不回又如何？」

「那——。」釣雲不再說下去；只顯露出極詭秘的微笑。

策彥周良心底泛起濃密的疑雲、猜想他是受了汪直的煽惑，很想嚴詞厲聲地告誡他一番；但一轉念間，神色和緩了，「也難怪你！」他說，「你那知道明朝那些舶主與貴官們的機關？等我說與你聽。」

從廢止「寧波市舶提舉司」以後，凡有私船到海口，都由許棟等人作居停，名爲舶主。此輩經手私貨，往往不付貨款，催急了不是避而不見，便是推在沿海一帶的「貴官」身上，說他們仗勢欺人，掙勒貨款不發，無奈他何！

這可能是實情。所謂「貴官」，其實是告老或者休致的官員。明朝的規制，罷官之後，必須回鄉，在原籍便是紳士。明朝的鄉紳權勢極大，干預公事，魚肉鄉民，往往無惡不作；「黑吃黑」吞沒私貨，亦是常有之事，無足爲奇。

如果遇到這樣的情形，貨主自然在近島坐索；舶主的供應漸漸不足，逼他們上岸擄掠，這就是倭患的由來。當然，上岸首先要找來算帳的，便是那些貴官。而貴官可以運用權勢，指責地方大吏，「倭寇逗留近島，朝廷三令五申，加強備倭；你們就是這樣坐視不問嗎？」

這是「義正辭嚴」的責備，地方大吏不能不尊重；於是調兵遣將，準備進剿。而此時貴官又反過來賣好於貨主了。

「他們是拿洩露軍機來賣好。」策彥周良向釣雲說，「譬如說，你帶了一批人上岸，硬佔了他們一個村莊；這時候他們就會來告訴你：官軍定在那一天進兵包圍？有多少人？領兵的是誰？勸你趕快走。同時好言安慰，拍胸擔保，下次一定結算清楚。這時候就容不得你選擇了，只有趕快下船。」

「這，我就不明白了！」釣雲困惑地問，「那些貴官爲甚麼要這樣翻雲覆雨？既然能夠策動官兵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借刀殺人，不是永絕後患了嗎？」

「釣雲君，你真太老實了，連這一點都想不通。如果他們是那樣做，以後還有甚麼人替他們帶硫黃、蘇木、扇子之類的私貨來？」

「啊！原來是要留下後步。騙一次不滿足，還想騙第二次。那也太狠了。」

「對了，他們就有那樣狠。」

「然則，我們的人就甘心一再受騙嗎？」

「問得好！釣雲君，你倒想想，如果你身歷其境，你會怎麼做？」

「很難說。」釣雲答道，「人總是人，容忍是有限度的；到了忍無可忍的時候，只怕會失去理智。」

「原來你也這麼想！」策彥周良點點頭說：「平心而論，明朝的所謂倭患，雖不盡是這樣的

情形；而這樣的情形，實在不少。一到那地步，中國的百姓固然遭殃；我們又有甚麼好處？到頭來，在明朝官軍圍剿之下，作了異鄉之鬼，連死在甚麼地方都不知道。何苦？」

「可是，汪直不是這麼說——。」

釣雲終於露了馬脚，如策彥周良所猜想的，是受了汪直的蠱惑。此時雖想縮口，却不可得；經不住策彥周良的逼問，說了實話。

「汪直告訴我：明朝的鄉紳，爲富不仁的居多。他說：『我們既以俠義自命，應該劫富濟貧，痛痛快快幹一場；這一年的生活，當然也就不用發愁了。』他又說：『明朝的官兵，一無用處；以倭刀之利，所向披靡，戰無不勝。』我想，我們既然不能回國，總要想個維持生活的法子；只要適可而止，亦不妨偶一爲之。」

「不可以！」策彥周良斷然決然地答覆，「怎麼樣也不可以。汪直如果肯幫我們的忙，我倒想他做一件事。請你去問一問看。」

「是！請指示。」

「我想寫一封信給朱巡撫，請他體諒遠人，代爲入奏，准我們先期而貢。」

「這怕沒有甚麼效果。不過，正使既這麼說，我就跟汪直去商量；這樣一件小事，他沒有不幫忙的道理。」

一個月之後，朱統根據策彥周良的要求，轉請朝廷定奪的奏疏，得到了批示，授權朱統便宜

行事。這是他意料中的結果之一；因而成竹在胸，立即命中軍傳令，召盧鏜到杭州議事。

盧鏜此時在寧波坐鎮，奉到命令，由陸路星夜急馳；渡過錢塘江抵達北岸，即是杭州。時已入夜，先遣快馬到巡撫衙門裏稟報，請示接見的時刻；答覆是：巡撫從中午起就不斷在問：盧將軍到了沒有？此刻還在「簽押房」中，秉燭相候。

聽得這話，盧鏜不敢怠慢；帶著滿頭大汗，一身征塵，疾馳巡撫衙門。早有朱統的親信家丁在轅門外等候；一下馬便由角門引入，穿過夾弄，直到後花園。

盧鏜不免奇怪，「不是說，巡撫在簽押房等我嗎？」他問。

「先生在簽押房，一面批公事，一面等將軍。聽說將軍剛剛過江，專程趕來，料想還不會用晚飯，已關照小廚房預備下了。天氣太熱，請將軍先入浴；再用飯，休息一會，再談公事。」

是如此體貼的長官，盧鏜心感不已。再想到自己為朱統所識拔，特地由福建調到浙江，賦予備倭的重任，更油然而生報答知遇之心；便即問道：「你可知巡撫宣召，爲了何事？我心裏好有個準備。」

「回將軍的話，」那家丁答說：「我不知道。就知道也不敢說；不然『上頭』發覺了，我還要腦袋不要？」

話很率直，但盧鏜反覺欣慰。過去的幾位長官，似都不知「隔牆有耳」這句俗語；對左右隨從，更無絲毫顧忌，任何機密軍情，皆是信口直言，以致通倭的土豪劣紳，對於官方動態，明若觀火。進剿之師剛發，被剿之匪已逸，不僅徒勞無功，甚至反有遭受伏擊之危。如今朱統能注意

到這一點，嚴厲約束左右，實在是件太好的好事。

等入浴用飯已罷，盧鏜被邀到月臺與朱執相見。朱執葛衫羽扇，十分瀟灑；先問旅途勞苦，再問地方情形，從容自在，倒彷彿久別的好友重逢，有著說不完的閒話。

盧鏜可忍不住了，「大人，」他說，「奉召——。」

「呃哼！」朱執假咳一聲，打斷了他的話；隨即環視四周，向侍候湯果茶水的兩個丫頭，一名書僮吩咐，「都退下去。不叫你們，不必過來！」

戒備如此嚴謹，盧鏜大起警惕之心；不由得也四下探索，但見十丈方圓的一個大月臺，除了一几兩椅和他們倆以外，就只有中天一輪皓月相照，空磊磊地顯得十分清寂。

「盧兄，」朱執用很輕細很清晰的聲音說，「『去外國盜易，去中國盜難；去中國盜易，去中國衣冠之盜尤難！』我打算先從容易的地方著手。」

盧鏜知道，「去外國盜」云云的那幾句話，是朱執奏疏中的警句；如今說是從易處著手，當然是「去外國盜」。但策彥周良等一行，眼前以貢使身分，並無海盜行爲？何可用兵剿滅？

正在這樣疑惑時，朱執却又開口了：「盧兄，你監視雙嶼的部署我不十分明白？舟山一帶的形勢我不熟；所以你報來的公事，我亦無法判斷，是不是妥當？」

「是！」盧鏜舉頭望一望月色，躊躇著說：「不知道大人看得清楚，看不清楚？」

這表示他要畫圖說明。朱執覺得月色如銀，照明足夠，便即答道：「不要緊，我看得清楚。」

於是盧鏜抓一把杭州有名的土產，佐茶消閒的香榧在手裏；推開几上茶碗，放一粒香榧說道：「這是舟山。」又放一粒：「這是六橫島——。」

六橫島東北，舟山之南，有個小島，便是雙嶼。此外星羅棋布的礁岩洲嶼，不計其數，有些可供漁舟暫泊；有些可容逋客躲避。其間形勢有險有易，凡是能扼守水道的要地，盧鏜都派了勁卒戍守。當然，最主要的是舟山。

舟山是北起浙江與江蘇接界的洋面南迄象山，這一連串島嶼中最大的一個；是定海縣的縣治，和定海衛衛所之所在，一向是東南海防的要地。衛所在定海縣城東北，有座城名爲翁山城；相傳春秋時越國滅吳，即將吳王安置在此處；如今是水師哨船的主要基地，盧鏜派有重兵駐守。

在翁山城以東八十里，亦即舟山東面的尖端，地名沈家門，有極好的港灣；原來亦是水操之地，却久已廢棄。最近盧鏜奉命監視雙嶼，親自巡海考察，認爲沈家門的地形，扼東來海道的咽喉，格外重要；因而整理舊寨，調駐精兵，作爲監視雙嶼的主要憑藉。

聽罷盧鏜的報告，朱執對舟山列島，特別是雙嶼周圍的情勢，已有相當的瞭解；也就是有相當的安慰。不過他仍然覺得有一點必須要得到確實的答覆。

「照現在的情形看，雙嶼四面皆受包圍；可是，圍得住嗎？」朱執緊接着說，「我的意思是，可有不曾想到的漏洞？」

盧鏜不即回答，仔細想了一會，方始回答：「那裏的島太多，左彎右曲，到處是路。土匪在那裏盤踞了多年，地形之熟，自不待言。漏洞一定是有的；不過，我敢說的是，幾處寬敞的海道

，我都派兵封住了；換句話說，縱有漏洞也不大。」

「好！」朱執非常滿意，「只要你說實話，我就相信你必能實事求是，盡一日之力，有一日之功。現在有個很難得的機會；這個機會很難把握；而且把握不住，你我的身家性命，可能都葬送在這裏頭。盧將軍，你的意思怎麼樣？」

「大人，」盧鏜挺一挺腰，毫不考慮地答道：「大人怎麼說，我怎麼做。死而無怨。」

朱執將身子往後一靠，兩臂往左右撐開，那神態是輕鬆得忘形了：「有你這句話，我知道一定會成功；成功定了！」

「大人，」盧鏜倒是敬畏的表情，「請，請示下。」

朱執點點頭，將自己的竹椅拉一拉，緊挨着盧鏜說道：「朝廷已有旨意，日使先期入貢，應該不應該入海口，許我便宜行事。我想把日本的貢船放進來。下一步就要靠你了。」

盧鏜不敢輕率地出主意，只說：「全憑大人作主。」

朱執點點頭，聲音提高了——其實也不過平常交談的聲音，只以夜深人靜，又在空庭，所以能夠傳遠，「我想這樣，讓策彥周良帶着他的船跟人到寧波。」他說：「不過，策彥周良應該立具切結，下不爲例。」

「是！」盧鏜接着又問：「上岸以後如何？」

「上岸麼？」朱執的聲調拉得很長，同時拋過來一個眼色，「上了岸，還是要等；到期進京朝貢。」

這就使得盧鏜大惑不解了。第一、是他的那個眼色，不知具何用意？第二、策彥周良的從人有六百之多，在寧波等候入貢，將須兩年；這一筆澆裹的費用，實不在少，由何而出？而且不關公庫支給，還是地方攤派，總是中國人的錢；憑甚麼無緣無故白養他們兩年？

想到這裏，便要動問；話到口邊，驀然警覺，朱統的那個眼色，是示意他可能有人偷聽，出言必須謹慎。因此，他改變了主意，儘管在心中存疑好了；此時不宜多問。

於是，他亦報以眼色，同時恭敬地答一聲：「是！」

朱統點點頭，是嘉許他領會了自己的意思；接着又說：「我請你來，就是告訴你這件事。這件事要做得圓滿，全仗大力。」

「大人言重！」盧鏜欠身答道：「但請吩咐；盧鏜必盡力而爲。」

「好！」朱統很清晰地指示：「首先，你要把策彥周良找來，把我的意思告訴他。朝廷雖授權我便宜行事，其實我這樣做，擔著極大的干係。如果他願意這麼做，親自寫下切結，以後決不會先期入貢，否則寧遭驅逐而無怨，你就派兵護他上岸，安置在嘉賓館。貨存於船，船舶於江；你須派人嚴加看守，防他們走私上岸。」

「是！」盧鏜很謹慎地說：「大人成全遠人的苦心，想來策彥周良定會感激。不過，萬一不識抬舉，又如何處置。請大人明示。」

「那要看你了！盧將軍，」朱統問說：「萬一翻臉，你能不能把他們攆走？」

「大人，」盧鏜答說：「這力量是有的。」